

RENSHENG SUIBI JINGHUAXILIE
LANGMAIQINGGANSUIBI

浪漫 情感随笔

主编 陈 湘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人生随笔精华系列



浪漫 情感随笔

陈湘 卢雅琴

夏志清 王 鹤

编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情感随笔/陈湘主编. -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9

(青年思想修养美文丛书/陈湘主编)

ISBN 7-216-01412-X

I. 浪...

I. 陈...

II. ①随笔-外国文学-选集

②个人修养-青年读物

IV. ①I16②D432. 63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22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电话(027)5829493)

湖北少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9.125 印张 5 插页 480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120

© 定价: 22.60 元

目

录

1 梦寻青春

巴约讷（雨果）〔1〕 蒂巴萨的婚礼（加缪）〔6〕 重返蒂巴萨（加缪）〔12〕 上书院去的路（阿索林）〔19〕 牛车（雨果）〔21〕 生命的葡萄（莫里亚克）〔22〕 追忆（罗曼·罗兰）〔25〕 忆（罗曼·罗兰）〔28〕 回忆（普鲁斯特）〔29〕 草莓（伊瓦什凯维奇）〔32〕 归来的温馨（聂鲁达）〔34〕 远和近（沃尔夫）〔37〕 等待春天（岛崎藤村）〔40〕 半张纸（斯特林堡）〔42〕 两条路（里克特）〔45〕

47 生命热望

你们不要忘记翠鸟的名字（布吕克纳）〔47〕 红房子（黑塞）〔52〕 村庄（黑塞）〔54〕 雨天（黑塞）〔56〕 最后一次的炉火（高兰特）〔58〕 记住我（泰斯特）〔62〕 太阳的话（岛崎藤村）〔63〕 告别（麦克阿瑟）〔66〕 远处的青山（高尔斯华绥）〔71〕 音的世界（宫城道雄）〔75〕 给我三天视力（凯勒）〔80〕 无声的忧愁（纪伯伦）〔90〕 大海（沃尔斯通克拉弗

目

录

特)〔93〕 阴云密布的天空(黑塞)
〔97〕 留住(屠格涅夫)〔99〕 忧郁的
日子(高兰特)〔100〕 灯(米斯特拉尔)
〔103〕 圣诞卡(富尔格姆)
〔104〕 最不幸的母亲(米斯特拉尔)
〔106〕 烦扰的心灵(霍桑)〔107〕 母
亲之歌(米斯特拉尔)〔112〕 航程
(华盛顿·欧文)〔117〕

爱河激流 125

繁星(都德)〔125〕 夜莺(麦斯特勒
思)〔131〕 再见!我的美人儿(艾兴
多夫)〔132〕 圣体存在(普鲁斯特)
〔151〕 西尔维亚·朵拉(史密斯)
〔155〕 初恋(邓肯)〔157〕 女友(纪
伯伦)〔161〕 邂逅(弗·劳伦斯)
〔163〕 十二月的两人(卡扎科夫)
〔166〕 橡树林的秋天(卡扎科夫)
〔177〕 口信(鲍甫诺瓦科夫)〔196〕 阿
尔姑娘(都德)〔201〕 爱神的召唤
(纪伯伦)〔205〕 我看到了爱情(纪伯
伦)〔209〕 湖边邂逅(普鲁斯特)
〔211〕 梦(普鲁斯特)〔213〕 不死
(川端康成)〔216〕 初恋(歌德)
〔219〕 月光奏鸣曲(普鲁斯特)〔229〕

目

录

我想有一天……（曼斯菲尔德）
〔234〕那只救生艇（聂鲁达）〔235〕深夜（蒲宁）〔237〕激情（华盛顿）〔240〕夏多勃里昂（雨果）〔241〕葛莱齐拉（拉马丁）〔242〕一首令人心醉的玄妙的诗（纳乌科夫斯卡）〔264〕论青春与爱情（萨迪）〔275〕浓愁《伊势物语》〔278〕

285 爱之祈求

我的情人，我是在等候你（泰戈尔）
〔285〕假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泰戈尔）〔286〕爱是一棵月亮树（格丽娜）〔287〕珍珠（普鲁斯特）〔289〕爱情中对希望的审视（普鲁斯特）〔290〕头发中的世界（波德莱尔）〔292〕颂爱人（布莱希特）〔293〕爱的生命（纪伯伦）〔295〕求偶飞行（普里什文）〔297〕大事表（夏尔）〔299〕阿拉维娅（聂鲁达）〔300〕我在哭泣（米斯特拉尔）〔300〕少妇的梦（西曼伦）〔301〕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屠格涅夫）〔302〕怨歌（乔叟）〔303〕舞会之后（勒维尔迪）〔306〕爱的渴念——给未婚妻的信

目

录

(雨果)〔307〕 太阳与树荫——给朱
丽叶特的信(雨果)〔324〕 致欧仁妮
(拿破仑)〔343〕 致约瑟芬(拿破
仑)〔351〕 致情人(拜伦)〔373〕 致
芳妮·布劳恩(济慈)〔377〕 致缪塞
(乔治·桑)〔380〕 致情人(乔叟)
〔382〕 我亲爱的……(歌德)〔384〕 致
波琳娜(屠格涅夫)〔386〕 致恋人
(曼斯菲尔)〔389〕 致伏契科娃
(伏契克)〔390〕 致马克思(燕妮)
〔393〕 致玛丽小姐的求婚信(林肯)
〔397〕 致艾尔维修斯太太的求婚书
(富兰克林)〔400〕

佳人丽影 403

西尔维(内尔瓦尔)〔403〕 吕西儿
(夏多布里昂)〔406〕 舞妓(东山魁
夷)〔408〕 我那柏拉图式的情人(马
克·吐温)〔409〕 流沙(德昆西)
〔421〕 美丽快活的挤奶女(奥佛伯
里)〔422〕 爱与美女神维纳斯(雪
莱)〔424〕 美丽的萨勒玛(纪伯伦)
〔426〕 观舞(高尔斯华绥)〔428〕 画
梦(川端康成)〔430〕 衣服(卡夫
卡)〔432〕 在电车上(卡夫卡)〔433〕

目

录

黎明时分的流连（裴多菲）〔434〕 美丽的多罗泰（波德莱尔）〔435〕 会见（屠格涅夫）〔437〕 有马稻子（川端康成）〔438〕 忏悔室里的女人（海涅）〔440〕 果园里（伍尔夫）〔442〕 女体（芥川龙之介）〔444〕 女水神（帕特朗）〔446〕

469 哀悼亡灵

你在梦中痛哭失声（卡扎科夫）〔449〕 矶鹬带来欢乐（希尔伯特）〔469〕 悼友人（屠格涅夫）〔473〕 丧葬（米什莱）〔474〕 我心上最亲爱的人（勃朗特）〔478〕 夜颂（诺瓦利斯）〔483〕 纪念尤·伏列夫斯卡娅（屠格涅夫）〔484〕 巴尔扎克之死（雨果）〔486〕 巴尔扎克的葬词（雨果）〔490〕 矶田光一骨灰安放仪式上的悼词（阿川弘之）〔495〕 再见，德利亚（博尔赫斯）〔496〕 悼念乔治·桑（雨果）〔497〕 悼念保罗（聂鲁达）〔500〕 阿尔贝·加缪（福克纳）〔501〕 葬仪上的演说词（福克纳）〔503〕 柯勒律治之死（兰姆）〔505〕 星离去（东山魁夷）〔507〕

崇尚音乐 517

音乐安宁了我的心(吉辛)〔517〕 哦，
音乐(内尔沃)〔519〕 回归(东山魁
夷)〔523〕 纯真的声音(川端康成)
〔527〕 哀愁(川端康成)〔532〕 秋
(拉马美)〔539〕 全家听音乐(普鲁
斯特)〔540〕 颂扬拙劣的音乐(普鲁
斯特)〔542〕 星期天的音乐学院(普
鲁斯特)〔543〕

纵情自然 549

寂寞(梭罗)〔549〕 恍若月光(普鲁
斯特)〔558〕 一夕观(北村透谷)
〔559〕 诗意盎然的黎明(科莱特)
〔561〕 假期的快乐(博瓦尔)〔563〕 徒
步旅行(卢梭)〔565〕 生活在大自然
的怀抱里(卢梭)〔567〕 额外的恩赐
(罗雷基)〔569〕 乘雪橇小游(特雷
尔)〔572〕 夜行(伍尔芙)〔573〕 漫
步之五(卢梭)〔576〕 内心深处的日
落(普鲁斯特)〔585〕 徒步旅行(史
蒂文森)〔586〕 乡恋(赫德逊)
〔594〕 假如我能呼风唤雨(密斯)
〔599〕 漫步自然情思(吉辛)〔602〕

目

录

夢尋青春

往昔經歷中縱有名邑大川戀人情影
怎么也比不上童年夢幻之景縈回心頭

巴 约 讷

作者：〔法国〕雨 果

译者：罗仁携

重返巴约讷，心中无比激动。我童年的最早回忆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来巴约讷是在1811年或1812年的战争年代，那时我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我父亲当时是约瑟夫国王手下的将军，任西班牙三省总督，也就是昂珀西纳多起义暴动的阿维拉省与瓜达拉哈拉省，以及整个特茹河地区。

去西班牙和他会合的母亲因等候车队滞留在巴约讷，因为从巴约讷去马德里，沿途必须由三千士兵和四门大炮护送。过几天

我将详细记述这次饶有兴趣的旅行，哪怕只是用来写回忆录也很必要。母亲身边带着我们三兄弟，哥哥阿贝尔、欧仁和我这个小弟弟。

我记得抵达巴约讷的第二天，就有个浑身挂满饰佩、操一口难懂方言的人登门拜访。我们兄弟看他从一个玻璃门进来，一副江湖骗子的模样，他是巴约讷剧院经理。

他来是为了敦请母亲订下他剧院一个包厢。母亲订了一个月的包厢。这大约也是我们要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

最高兴的当然是孩子们。这个月，我们每晚都可去看戏啦。过去我们很少上剧院，一年也不过一次，只记得最后看的一出戏是《埃斯卡巴涅斯伯爵夫人》！

当晚，我们就缠着母亲要去看戏，她拗不过，答应了，带我们来到剧院。检票员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铺着黄花红底帆布的华丽正中包厢。那晚演出的是音乐喜剧《巴比伦废墟》，该剧在当时颇负盛名。

戏美极了，至少在巴约讷是这样。身着杏黄色衣服的骑士与全身披着盔甲的阿拉伯人频频出场，然后在可怖的续唱声中，掉进布满蒺藜和陷阱的纸板废墟里。剧中还有哈里发阿訇和吉阿法尔太监，我们赞赏不已。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央求母亲带我们早早来到剧院，又坐进了我们的蔷薇花饰包厢。——今天将上演什么戏？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帷幕升起，吉阿法尔出场，还是演《巴比伦废墟》。我们一点也不恼火。我们很高兴能再次观赏这部名剧，看起来仍兴趣盎然。

母亲真好，第三天应我们请求，全家又去看戏，还是《巴比伦废墟》，我们依然愉快地看完了，尽管很想看一点别的东西。到第四天，心想这次该换剧目了吧，母亲满足孩子们的愿望，面带微笑陪我们去。谁知仍是《巴比伦废墟》！这次还未演完，我们兄

弟都沉沉睡着了。

第五天一大早，我们打发母亲的男仆贝尔特朗去看海报。还是《巴比伦废墟》，演了整整一个月。好容易有一天换了剧目，可那天我们正好动身。

这段回忆就是后来我谈到的《戏弄孩子的巧合》。

尽管如此，我对在巴约讷所度过的时光至今仍保持着美好的回忆。

江边有一条风景优美的林荫道，每天傍晚我们都去散步。路过剧院时我们都嘬起嘴巴，那儿我们可再不敢问津了，甚至一看到它就恶心。我们坐在江边长椅上，看江面驶过的片片白帆，听母亲讲故事；她神圣而崇高的形象今天只保留在我的回忆之中，但她在我心中光芒四射，将照耀着我的一生。

我们的住处环境优雅。窗口挂着一串串收获的玉米，金黄透亮。在这漫长的一个月中，我们始终沐浴在难言的欢乐之中，当然《巴比伦废墟》除外。

有一天，我们去参观一艘停泊在阿杜尔河口的战列舰。一支英国舰队曾对它开炮，经过数小时激战，它逃进河口，被英国人围困在这里。至今我还记得，威武的战舰离岸约四分之一法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风帆全部绞起，傲然挺立于波尖浪峰之上，炮弹搬了出来，或许即将入膛，令人望而生畏。

我们的住屋背靠城根。屋后的斜坡覆盖着青草，炮身横七竖八，草地洒满阳光，迫击炮口插进了地里，我们常一大早就来这儿玩耍。

晚上，我和阿贝尔、可怜的欧仁呆在母亲身边，把调色碟弄满了乱七八糟的颜色，以极粗鲁的方式，放肆涂抹一本《天方夜谭》的插图，那是教父拉奥里将军送给我的，他几个月后死于格勒内尔平原。

我和欧仁把城里小男孩带来的金翅鸟和翠雀全部买下，把这

些可怜的小鸟关进柳条笼里。一笼关满了，我们就再买一个鸟笼，足足关满了五笼。动身的那天，我们把可爱的小鸟全部放飞了。那时的我们是既高兴而又难过。

我们的房东是当地的一个寡妇，就住在旁边的一幢小屋里。她有个十四、五岁的女儿。三十年后，我仍不能忘怀这个安琪儿的面容。

她好像就在眼前。她年纪比我大点，身材苗条，有一头美丽的金发。她的眼神含情脉脉，浑身洋溢着圣洁的光彩，宛若柳荫下的孤挺花。她颈项细腻如玉，一双小手，臂肘微红，这与她年龄相当；当时我年幼，还不大注意这些细节。她通常披一条绿色镶边的茶色马德拉斯头巾，从头到颈紧紧裹住，露出前额和一半头发，穿什么连衣裙我已记不清了。

这位动人的女孩常来陪我们玩。阿贝尔和欧仁比我年长，较庄重一些，像母亲所说的，常“装出大人样子”，上城根看军队实弹演习，或上楼到他们房间里看《哥尔孟》和《梭勃里诺》^①，撇下我一个人，非常无聊，不知该干些什么？这时她便来叫我：“到我这里来，我念书给你听。”

院子里有一个大门，那里有几级阶梯，插上的圆门栓已经生锈。把手缠着猪尾巴，就像人们在老地窑里看到的那样。她坐在阶梯上，我则站在她身后，背靠着门。

她把书本打开放在膝头上念给我听。天空蔚蓝，明媚的阳光透过椴树，把绿叶染成一片金黄。门缝里钻进一阵和风，轻拂着我们的面颊。她俯身看着书，高声朗读着。

她念书时，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听见她说话的嗓音。偶而我低下头，瞥见她的围巾被风掀起，我怀着一种奇特的又羞赧又痴迷的心情，凝视着她那圆润白皙的胸脯在暗影中一起一伏，飘忽而又温馨的夕阳给它抹上一层金晕。

有时，她猛地抬起湛蓝的大眼瞟我一眼，对我说：“怎么！维

克多，你干吗不听？”

我愣了一下，脸唰地红了，满身颤抖着，假装摸弄门栓。我从未主动吻她；总是她先招呼我：“吻我吧。”

离开的那天，我为两件事格外伤心，一是与她的离别，二是放走我的鸟儿。

这意味着什么，我的朋友？童年时代的我对这位天真、美丽的少女是一种什么感情？我那时不懂，以后却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巴约讷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印象，我心灵中最早的回忆就在那里。啊，童真未凿，但情窦初开的时代！正是在巴约讷，我发现在我心灵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里，闪现出第一道难以言喻的曙光——爱情的神圣的黎明。

朋友，您不觉得这种美好的回忆是一条纽带，是任何东西也无法破坏的纽带？

真不可理解，两人素不相识，萍水相逢，并未互相寻觅，感情的联系却终生难忘！对柔情少女的怀念可真是藕断丝连。

一到巴约讷，我就跑遍大街小巷，寻找那座房屋，那个大门，那根门栓；可什么也没找到，起码是认不出来了。

她在哪儿？现在她怎么样了？离开了人世？如果还活着，想必结了婚，有了孩子。也许她成了寡妇，已是斑斑霜鬓。也可能青春已逝人常在？现在她还会有当年少女的俏丽风采吗？

也许我刚刚碰见过她？或许就是刚才我向她问路的那个女子，她看着我这个陌生人渐渐走远。

忆往昔，多少辛酸事涌上心头！一切都不过是过往烟云。生命如流水，花开花谢，不久便消逝在永恒的蓝色天宇。人生在世好比时间的钟点，钟声敲响，人去楼空。唉！我们的青春何在？我们的童年何在？

1812年的俊美少女在哪里？我天真无邪的孩童时代又在哪里？当时我们耳鬓厮磨，两小无猜，或许现在我们也相互毗邻，却

失之交臂。通往过去的桥梁——回忆，已在我们之间断裂。她认不出我的面容，我也听不出她的声音。她不再记得我的名字，我也忘了她的称呼。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将军。他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追求社会进步的作家。

□他的创作极丰。诗作有《东方吟》、《惩罚集》等二十部，长篇小说有《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和《九三年》(1874)等，散文有《文学与哲学杂论》、《论莎士比亚》、《行动与言论》、《见闻偶记》以及大量的游记、书札和日记等。

□雨果的散文有十多册，约六七百万言。与他同时代的评论家评他的散文说：“它就像桑巴涅出产的香槟酒，甘甜、醇厚，回味无穷！”

□①西班牙文读物《侄子》和语法教程。

蒂巴萨的婚礼

作者：〔法国〕加缪

译者：郭宏安

春天，蒂巴萨住满了神祇，它们说着话儿，在阳光和苦艾的气味中，在披挂着银甲的大海上，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在铺满了鲜花的废墟上，在沸滚于乱石堆里的光亮中。在某个时辰，田野被太阳照得黑乎乎一片。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抓住在睫毛边上颤动的一滴滴光亮和色彩。芳香植物浓郁的气味直刺嗓子眼儿，在酷热中让人透不过气来。极远处，我只能勉强看见舍努阿山那黑黑的一团，这山的根在环绕村庄的群山里，它平稳而沉重地摇晃着，跑去蹲在大海里。

我们穿过村庄，这村庄已经开向海滩了。我们进入一个黄色和蓝色的世界，迎接我们的是阿尔及利亚夏天的土地的芬芳而辛辣的气息。到处可见，玫瑰花越出别墅的墙外；花园里，木槿还只有淡淡的红色，而一片繁茂的花，其茶红色却奶油一般浓，还有一片长长的蓝色鸢尾花，其边缘弯得极为精巧。石头都是热的。我们走下金黄色的公共汽车时，肉店老板们正坐着红色的车子进行早晨的巡回，他们吹响喇叭呼唤着居民。

港口左侧，有一条干燥的石头小路，穿过一片乳香黄连木和染料下，通向废墟。道路从一座小塔灯前经过，然后深入田野。灯塔脚下，已经有开着紫色、黄色和红色的花的肥大植物爬向海边的岩石，大海正吮吸着，发出阵阵亲吻似的响声。我们站立在微风中，头上的太阳只晒热了我们的脸颊的一面，我们望着光明从天上下来，大海没有一丝皱纹，它那明亮的牙齿绽出微笑。进入废墟王国之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旁观者。

走了几步，苦艾的气味就呛得我们喉咙难受。它那灰色的绒毛盖满了无际的废墟。它的精华在热气中蒸腾，从地上到天上弥漫着一片慷慨的酒气，天都为之摇晃了。我们迎着爱情和欲望走去。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阳光之外，亲吻之外，原野的香气之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对于我，我不想一个人独自来到这里。我经常和我喜欢的那些人一起来，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明媚的微笑，那是充满爱情的脸呈现出的微笑。这里，我把秩序和节制留给别人去说。这是自然的大放纵，这是大海的大放纵，我整个儿地被抓住了。在这废墟与春天的结合中，废墟又变成了石头，失去了人强加于它的光滑，重新回到自然之中。为了这些回头浪子，自然毫不吝惜鲜花。在广场的石板中间，天芥菜长出了它那白色的圆脑袋，红色的天竺葵把它的血撒在昔日的房屋、庙宇和公共广场上。如同许多的知识将一些人引向上帝，许多的岁月将废墟又带

回母亲的家园。今天，它们的过去终于离去，什么也不能使它们与这种深厚的力量分开，这力量把它们引向尘世间的事物的中心。

多少时间在碾碎苦艾、抚摸废墟、试图让我的呼吸与世界骚动的叹息在相配合之中过去了！我深深地沉入原野的气味和催人入睡的昆虫合唱之中，对着这充满着热的天空那不堪承受的雄伟睁开了双眼。成为自己，找到深藏的能力，这并不那么容易。然而，望着舍努阿山那结实的脊梁，我的心平静了，洋溢着一种奇异的信心。我学会了呼吸，我融合了我自己，我完成了我自己。我攀登过一座又一座山丘，每一座都给了我奖赏，如同那座庙宇，其圆柱度量着太阳的行程，人们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村庄，它的白色、粉红色的墙，它的绿色的阳台上。也如同东山上那座大教堂，它还保留着墙，其周围很大范围内摆着出土的石棺，大部分刚刚被发掘出来。它们曾经收容过死者，现在则长出了鼠尾草和野萝卜。圣萨尔萨教堂是基督教的教堂，然而每一次从窗洞望出去。我们看见的都是世界的旋律：长满松柏的山丘，或是滚动着一群二十米长的白犬的大海。背伏着圣萨尔萨教堂的山丘顶部平坦，风通过柱廊吹得更畅快。在早晨的太阳下，空中摇荡着一种巨大的幸福。

需要神话的人们是很可怜的。在这里，神祇充当着岁月流逝的河床或参照物。我描绘，然后我说：“这是红色，这是蓝色，这是绿色。这是大海，这是高山，这是鲜花。”我无须提到狄俄倪索斯^①就可以说我喜欢把鼻子紧贴着乳香黄连木的花球。我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想到那首献给得黑忒耳^②的古老颂歌：“世上活着的人中看见这些事情的人是幸福的。”看见，而且在世上看见，这教训怎能忘记？对于厄琉西斯^③的神秘，只需沉思就够了。就在这里，我知道我接近世界永远是不够的。我应该精赤条条，然后带着大地之精华的香气投入大海，在后者之中洗刷前者的精华，在我的皮肤上牢牢地系上一条纽带，为了这纽带，大地和大海嘴对嘴地呼吸了那么久。进入水中，先是一阵寒战，然后是一种又凉又浑